

草原雪韵

●赵志祥



许婷 摄

年末的钟声已在远方轻轻响起，而那洁白的雪就像诗人的笔墨，从天际飘落，书写着一首首宁静而深邃的诗篇。冬天的雪无声无息，却以其纯净和静美为这寂静的世界增添了几分诗意。

雪，是草原的韵味，是自然的旋律。那无雪的冬季，如同乐曲中缺少了最动人的章节，无法称之为完整的冬天。当第一场大雪纷飞而至，草原仿佛被一层厚厚的白色棉被轻轻覆盖，那是天空对大地的深情拥抱。

秋日的枯黄和寂寥在雪的覆盖下悄然消失，如同被时间掩埋的记忆。牧民们开始了与严寒相伴的漫长冬牧，他们的身影在雪地中显得坚韧而孤独。草原上的雪慷慨而坦荡，大气磅礴，千变万化。它有时静谧如处子，温柔地覆盖着每一寸土地；有时又狂躁如野兽，在寒风中肆意舞动。然而，无论它如何变换，最终都归于那一色的洁白，象征着天地间最纯净的情怀。

草原的冬天，静得仿佛可以听到时间的流逝。那种寂静深入骨髓，令人感到一种莫名的敬畏。似乎在这无边的雪原上，即使一根细如发丝的针掉落，也能清晰地听到它与雪地的触碰声。这种静谧中，偶尔会被骏马的嘶鸣或牛羊的低语所打破，那是生命的音符，在这冰雪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

当我走在草原仰望天空，眼见一片无尽的蓝，深邃而纯净。我飘然其中，心境恬静如同湖面，任由那刺骨的寒风从脸上掠过，带走一切烦

恼和杂念。在这一刻，我仿佛与天地合一，感受到了自然的呼吸和心跳。

一只威严的苍鹰在我头顶上空翱翔，它深邃的眼眸低头凝视着我，仿佛在审视着这片广袤的大地。我的衣装在鹰的锐利目光下显得异常醒目，犹如这无边无际的白色画卷上的一个鲜明惊叹号，孤独而坚定。

远处的羊群已渐渐消失在视线之外，我迈着沉重的步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羊群。我的脚印深深地印在厚厚的雪地上，形成了一串洁白的印记，那清脆的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在寂静的草原上回荡，空旷而辽远，像是大自然的乐章。草原被厚厚的白雪覆盖，银装素裹，洁白无瑕。枯黄的苇草在寒风中瑟瑟低语，仿佛在诉说着冬日的寂寥。太阳缓缓升高，阳光洒在雪地上，反射出刺眼灼目的光芒，让人不禁眯起眼睛。

在这茫茫雪原上，没有明确的道路可循，想要前行，只能依靠马蹄踏出的深浅不一的雪坑来看路。雪地上的白光愈发强烈，大雪把坑坑洼洼的地形完全掩盖，使得每一步行走都需要格外留意。我小心翼翼地雪原上前行，身后留下的是两串深深的马蹄印，记录着我们走过的印记。

尽管冬雪深深，但我知道，在那厚厚的雪被之下，春天正在悄然酝酿。雪的下面，是生命的涌动，是希望的种子。牧民亦是如此，他们明白：无论冬天有多么漫长和严酷，春天总会如约而至。于是，他们在寒风中守望，在冰雪中期盼，期待着那一抹绿色的到来，期待着生活的又一次盛开！

红薯记事

●刘力

红薯易于种植，富含淀粉，既可做主食，又可当零食，是颇受欢迎的食品。

我曾随父母在一个被称为“薯乡”的小山村生活过几年，那儿盛产红薯。每年中秋前后，村后便会堆满一垄垄的红薯藤，家家户户的缸中都会贮满红薯、薯干、薯酱等，一直到大年前后。我与红薯，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年幼的我常与小伙伴在村前屋后满世界疯玩，到红薯地里，偶尔会调皮地扯断红薯藤，扒开干燥的泥土，用力抽出土里的红薯，再到溪边洗净啃皮吃，那段记忆至今挥之不去。有次，被住在村头的丁奶奶看见，告到校长那儿，我们几个写了检讨，回到家里又挨了记不轻不重的巴掌。

有次父亲上县城开会，捎回一个面包，我没舍得吃，拿它换了一小筐红薯，与小伙伴们坐在小草坡上自在地吃了一通，回家后拉了几天肚子。母亲投来了责备的目光，却又说：“村里红薯多，我去找些给你煮了，管你吃个够！”

母亲没有失言，没过几天真的换来了十几斤红薯，当下就煮了满满一锅，我放开肚皮饱吃

了一顿，味道好极了！直撑得肚皮溜圆，连连打着饱嗝。

后来，母亲带我到村后的小山沟旁开了一小块荒地，并一起认认真真地插下了红薯苗。每天，我放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跑到地里去看看，还到一里外的溪边拎水浇地。看着红薯苗一个劲地长，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那年秋天，我拎着畚箕、扛着锄头，在红薯地里忙碌了好一阵，竟然收回了几十斤红薯，分几次才运回家。只是没经验，头个红薯被我拦腰锄成了两节，至今想起，仍觉得十分可惜。吃着自己种的红薯，味道完全不一样。

一晃便过去了50年。那次，我终于又回到了小山村，人就是这么怪，我偏偏想去看看年幼时开垦的那块地，尽管那儿模样全变，再也找不到从前的痕迹，脑中却走马灯似的幻化出母亲与我插苗、父亲给我擦汗的场景，尽管父母都已不在人世。

如今，红薯在城里早成了零食，每每行于街巷，会为烤红薯散发的香味驻足，偶尔也会买上几个边吃边回味往事，有时还会哼唱几句“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毛衣暖 母爱长

●管淑平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或许，只有当一个人远离故乡，才会明白亲人的可贵，家乡的厚重，就像血脉里的某种东西被突然唤醒。而让我一直无法忘却的关于母爱的重量，莫过于母亲用一针一线织的毛衣。

小时候，每每冬天来临，母亲就会花上几个晚上，在煤油灯旁不紧不慢地给我织着毛衣。一个圆圆的线团，两根棒针，毛线从线团上分出来，紧紧地缠绕在两根棒针上。很难想象，那毫不起眼的毛线在母亲的手里竟然魔法似的化为了了一件件暖和的毛衣。

那时，母亲总是闲不住，每天早上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她不是在家里忙着为我们做饭、洗衣、打扫，就是打理着刚下土不久的冬小麦，或者在田埂的小路边仔细地检查一番土地的肥力，确保来年的作物能很好地下土生长。有时，她一个人背着背篓走进荒野山岭，将一捆捆沉甸甸的柴火扛回家。她忙碌的身影总是让我感到心疼，但那时的我却无能为力。

在天寒露重、雪花纷飞的日子，母亲为我们烧上小半锅热水，在锅里放入一把面条，搭配着蛋花与肉末，准能让我们的小肚子饱饱的。在我们吃饭时，母亲就会在火塘边儿温上半壶水，等我们吃完饭，母亲又把壶里的热水倒入洗脚盆里，给我们泡脚。直到把我们的一切都安排好了，母亲才会去休息。

有一天，我偶然在床头边的柜子上发现了一件叠得平展展的毛衣，颜色是灰褐色的，上面有一些小花，看起来很温暖。我抱着毛衣，仿佛拥有了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藏。但欣喜之余，却想不起母亲是在何时给我织毛衣的呢？

于是，我就像只小猫似的躲在门板后或者卧室里，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母亲的动向。终于，在一天夜里，我从卧室的门缝看到了那微微晃动的煤油灯火，那暗暗的泛黄的光亮将母亲的身影拉得很高大。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原来那件小花毛衣是母亲在夜晚织好的。我忽然感受到了那件毛衣的重量，那件一针一线织起来的毛衣，是母亲在一个又一个与寒夜对抗的日子里完成的。一针一线，带着满满的爱与希冀。母亲织的毛衣穿在身上很柔软、很平顺、很温暖，那是真正的爱的重量。

小时候，每次穿着母亲亲手织的毛衣去上学或是走亲访友时，我的心里会不自觉地感到一股股温热正在涌动。即使在最寒冷的天气里，也能感到母亲的爱和关怀，也让我明白了母亲的辛苦和对我的疼爱。

如今，当我也为人父母时，才终于切身体会到做母亲的辛苦和不易，也明白了父母与子女的距离，是爱与牺牲，是默默燃烧自己，尽自己一切去温暖子女。

小小的毛衣不仅是一件御寒的衣物，更是一件心上的棉袄。



图片来源：IC photo